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 王小二同学的爱情

中篇小说

# 王小二同学的爱情

北 北

BEIBEI

■ 北北，女，原名林岚，出版过小说集《我的生活无可奉告》。现供职于福建省《文明大观》杂志社。

# 王小二同学的爱情

北 北

王小二，男。

王小二单眼皮，有一双优雅细长的眼睛。

单眼皮的流行已经有好多年了，追根溯源，要归结到日本人高仓健的身上。杜丘先生忧郁地望着我们，他没有著名的高大全那样皱褶深深的双眼皮，也没有高举红灯的李玉和那样往外鼓的大眼眶，他的眼睑没有足够跨度的弧线，像块幕布一样直直垂着，把眼珠子遮去大半。可是就是这样的眼睛却迷倒了无数女人，王小二他妈当年就狂热地加入到这个潮流中去，脸蛋绯红地喊出“寻找男子汉”的口号。托了高仓健的福，才有了后来陈道明、濮存昕的好日子。——话有些说远了，还是说王小二吧。王小二经常用他优雅细长的眼睛打量着刘巧儿，可是刘巧儿不是王小二他妈，刘巧儿一点都不觉得单眼皮有什么好看，甚至她还没发觉王小二是单眼皮，她也不知道眼睛居然还有单眼皮与双眼皮之分，总之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刘巧儿还十分缺乏。王小二如果是悄悄地看

刘巧儿，刘巧儿是不会发现的，王小二不是悄悄地看，王小二总是要把身子转过来，转成九十度，然后看着，并且嘴巴微张，随时准备讲话的样子。但刘巧儿不看过来，不说话，刘巧儿最多迅捷地瞪过一眼，接着就把手霍地一举，举成一棵与桌面垂直的小松树，刘巧儿喊道：“老师，王小二上课不认真。”她的话音未落，王小二狠狠地踢过一脚，刘巧儿就再次毫不犹豫地举手，再次喊道：“老师，王小二踢我。”

两个月前王小二才跟刘巧儿同桌。两个月前，王小二多出一种上课爱讲话的毛病。王小二会讲很多电视广告语，老师脸红红地来上课，王小二说：“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啊！”老师举腕看时间，王小二说：“切切真情依波表。”老师甩甩头发，王小二说：“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老师咳两声，王小二说：“保护嗓子请选用金嗓子喉宝。”

老师挺烦王小二的，因为王小二一说，全班都笑成一团，这课就得停下来。老师说：“王小二，你给我老实点！”但王小二老实不下来，他说的话有人发笑，发笑在王小二看来就跟鼓掌是一回事，他挺兴奋的，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老师就给他调了位子，调到刘巧儿同桌。刘巧儿是班长，有责任帮助同学。老师对刘巧儿说：“你可以狠狠批评他。”刘巧儿学习很好，体育很好，唱歌很好，刘巧儿通常都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所以她对王小二说话的声音很大，表情很凶。可是王小二还是一点都不怕，刘巧儿说话的时候，王小二凑近去头左一歪右一歪地盯着她牙齿仔细看，王小二说：“我们的牙齿能那么坚固吗？能！因为我们都用高露洁。”

王小二因此屡次被班主任姜水英叫到办公室去。刚开始

时，姜水英只是把王小二当成一般的调皮蛋叫去的，姜水英对他施行的教育手段也是与对一般的调皮蛋没有二致。姜水英说：“小二啊，我一直跟你说上课要专心，你怎么就没听进去？难道你没有长耳朵吗？”王小二下意识地晃晃头，头一晃，他的两只大耳朵树叶似的也跟着颤动，一左一右，一前一后。

姜水英伸手揪揪王小二的耳朵，这是她经常使用的一个动作。耳朵从脑袋上横空长出，悬在那里顺手就可以揪到，为什么不揪呢？姜水英说：“眼睛是用来看黑板的，耳朵是用来听老师上课的，嘴巴是用来回答老师提问的。你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又乱说，这么下去你就成害群之马了。”

王小二很自觉地侧过脸。姜水英刚才揪的是左边耳朵，接下去她该揪右边耳朵了，所以王小二转了转身子，把右脸侧给姜水英。一般情况下，姜水英把左右耳各揪过两遍后，也就失去耐心了，她就会加重语气问：“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记住了没有？”这时候，只要摆出一副痛改前非的表情，老老实实地回答听清楚了！记住了！就可以从办公室里释放出来。王小二一遍又一遍地对姜水英说“听清楚了！记住了！”姜水英一次又一次地扬扬手让王小二走掉。王小二慢吞吞地走到办公室门口，一只脚刚跨出门槛，马上就像踩住弹簧般往上一跃，王小二已经不是刚才的王小二了，他连头发都一根根刺拉起来，脚下生风，呼呼往教室跑去。“噢！噢！噢！”王小二边跑边嚎叫着，胳膊还前后抡动如风扇，“噢！噢！噢！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

长江小学二年级三班班主任姜水英后来不让王小二那么轻松地离开办公室了，因为王小二写的一封信被姜水英发现

了，王小二给刘巧儿写信。

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刘巧儿，我永远爱你。我是天上的老 yin（鹰），飞在天上，不会去（丢）下来。我是樱木花道，我是天才。占（钻）石很（恒）久远，一颗远（永）刘（流）传。我很爱你一万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王小二到世上已经八年了，八岁的王小二写信的历史不过半年，他一共只给母亲写过两封信。给刘巧儿的这一封，是王小二写的第三封信。王小二给母亲写的两封信曾换来一个大邮包，打开一看，是《灌篮高手》和《名侦探柯南》两套动画片，可见王小二母亲接到信的高兴程度。可是，王小二给刘巧儿写了一封信，却没有人高兴。不论是谁，反正大人们没有一个高兴的。

王小二的母亲蓝彩荷正穿着及踝的玫瑰色羽绒衣，勾着脚趾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哈尔滨结了厚厚一层冰的街头。一团团热气从她鲜红、闪着化学光泽的嘴唇呵出，绽放成锦簇花团，把她一张精致的脸孔包裹得朦胧迷人。王小二母亲蓝彩荷三十七岁，个子很高，皮肤很白，鼻子很挺，眼睛很大。王小二的母亲蓝彩荷是个美人儿。王小二长得很像母亲。到天下家庭中细细察看一下就会发现，儿子像母亲，女儿像父亲，这是个十分普遍的规律。王小二皮肤像母亲一样白，鼻子像母亲一样挺，但王小二的眼睛却不像母亲一样大。蓝彩荷是双眼皮，王小二却是单眼皮。有报纸在科普小知识一栏中介绍说，眼皮是显性遗传，父母中只要有一方是单眼皮的，

其子女单眼皮的概率就高达 80%，而父母是双眼皮的，其子女就 100% 是双眼皮。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小二的父亲王大一某天抱着刚五个月的儿子左看右看，又拿起镜子左瞧右瞧，再扭过头对着蓝彩荷左瞅右瞅，他发现儿子的眼皮跟自己和蓝彩荷的都截然不同。王大一是醒目的双眼皮，蓝彩荷的是醒目的双眼皮，为什么王小二却是帘布般垂下去的单眼皮？蓝彩荷果断地挥挥手说王小二还小，他的眼皮还没发育成熟。但是王小二一天天长高，一天天长大，他的眼皮却还是老样子地垂着，怎么也双不起来。王大一就有了一块心病，他开始变得沉默，开始对王小二皱眉头，开始动不动就发起火来，最后，他在家呆不下去了，他辞了职，北上哈尔滨，做起生意来了。王大一这一走，蓝彩荷在家就坐不住了。哈尔滨那地方美女甚多，夜总会里凡东北来的坐台女孩，据说都自报是哈尔滨的，反正在南方人听来，东北口音都一个样，就是赵本山说自己是哈尔滨人也不会被谁怀疑。那么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那么多美女在王大一眼皮底下晃来晃去，怎么能保证王大一守身如玉？所以，在王大一走后不到两年，蓝彩荷也辞职了，也北上了。

王大一做的是服装生意，他把石狮市的服装倒过去卖。哈尔滨女孩漂亮全国都出了名，哈尔滨漂亮的女孩爱打扮也全国出了名。“吃屎戴花”这话不好听，却是出自一位哈尔滨人之口，意思是说哈尔滨人就是再穷，也要省出钱花枝招展地打扮自己。王大一就是听了这话，才下决心北上。女孩一爱打扮，内需就拉动了，女孩掏钱的爽快程度与市场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他租下一家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店铺，取名南

方洋装。店不开在地上，而是开在地下。在南岗大直街百年老店秋林公司旁，拐个弯，下了台阶，进入地道，往前走上两三百米，远远就看得他的店了。哈尔滨整个城市下方几乎都掏空成了地道，那是当年跟苏联关系紧张时的产物，现在战备用不上了，闲着也是闲着，就成了大型商场，数不清的商品琳琅满目，数不清的商家与顾客来来往往，俨然又一座小城市。王大一从温暖的南方只身北上，很快就成为地下城市令人瞩目的一员，每天兴致盎然不亦乐乎。这是个多好的时代，他只要一个电话，石狮那边就传真来新货的款式与标价，再一个电话，那边就如数发来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货物了。而店里，他雇两位北大荒来的女孩，肖虹与肖君，她们穿着王大一送的服装，既是模特儿又是售货员，还是分别与王大一共度良宵的好搭档。王大一的日子果真不错，相当逍遥，这个时候，蓝彩荷来了。

蓝彩荷说：“王大一，你了不起啊，居然妻妾成群啊！”

蓝彩荷说：“王大一，你阔了啊，居然三宫六院啊！”

蓝彩荷还说：“王大一，你神气活现了啊，居然不管我和王小二的死活了啊！”

王大一点着烟，跷着腿，视线从电视上移开，转动一下，落到蓝彩荷身上。表扬他妻妾成群可以，夸张说他有三宫六院也可以，但说到王小二，王大一就有其他想法了。王小二关他什么事呢？王小二那小子单眼皮，单得跟高仓健似的，关双眼皮的王大一什么事呢？王大一说：“你给我少提王小二，王小二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蓝彩荷眉头皱了皱。若是以前，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以

前蓝彩荷还是中国工商银行公认的行花的时候，她一定不至于只皱皱眉头就了事的，她会把嗓门放开，会将表情做足，然后连珠炮似的放射出数量壮观的感叹句。王大一以前经常淹没在蓝彩荷感叹句的海洋中，动弹不得，大气难出。王大一是谁呀，王大一当年不过是一家濒于倒闭的纺织厂的小出纳，每个月全厂进进出出都只有那么微不足道的几笔小款，他还能拿到多少工资？蓝彩荷的收入是王大一的数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大一只有选择沉默。转眼之间，王大一做了生意，挣到了钱，王大一就不会再沉默下去了，再沉默下去王大一这一辈子就会把太多的话噎死在肚子里了。蓝彩荷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只是皱皱眉头，她不说话，她把话暂时留着，就像王大一曾经做过的一样。

蓝彩荷要说的其实还是关于儿子王小二，王小二给刘巧儿写了信，信里提到了“爱”。王小二才八岁啊，怎么就知道“爱”了呢？这是蓝彩荷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昨天夜里，大约十一点吧，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天花板，这是她一段时间以来经常重复的动作。蓝彩荷以前有许多爱好，最突出的当然是看肥皂剧，可现在她连电视都不开了，电视每个频道都有男女在缠绵，在打闹，总之别人都挺快活开心的，让她看不得。她只看天花板。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电话是她父亲蓝大海打来的，她以为又是一如既往的唠叨与抱怨，结果不是。她的父亲蓝大海用一种悲伤与欣喜相交织的语气告诉她，她的儿子王小二虽然只有八岁，却已经开始发情了。

王小二给刘巧儿的信是写在一张淡蓝色的画有卡通少女

的信纸上，这种信纸不难买到，学校门口的小店铺里就有，一沓三元钱。王小二买它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写信，更没打算给刘巧儿写信。他那天是去买红领巾，他老是丢红领巾，或者老忘了把红领巾从家里挂出来，结果到了校门口，看到值日老师和值日同学站在那里，严肃认真地盯着每一个走进校门的学生，那几个胳膊上都有横杠的值日同学，个个脸上都做出比边防哨卡的战士还神圣的表情，手中还拿着一个本子，专门登记谁没挂红领巾。登记下来还不算，还要伸手拦下来，请你去买红领巾，挂上了再进学校。王小二不理解挂一片红布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王小二估计就是那些值日同学也未必理解，但他要进校门，不挂不行。他摸摸领口，那里光秃秃的。王小二知道混是混不进去的，他在值日老师和值日同学还没发现之前，闪身进了小店铺。幸亏身上有钱，他说我买红领巾。店主其实不等他开口，就已经把红领巾拿在了手里，王小二是老顾客、熟面孔了嘛。一元五角钱，一元五角钱买一条红领巾。王小二接过红领巾正要走，突然瞥见架子上放着画有卡通人物的信纸，他觉得好看，是卡通少男少女的样子好看。店主及时发现了他眼睛里的喜欢，把信纸递过来，说：“只要三元钱哩，很便宜。”王小二顺手翻了翻，信纸有淡蓝色的，有淡红的，有淡青的，有淡黄的，有淡紫的，每一张上面都在左下角画着形态各异的大眼睛女孩，眼睛大得出奇，跟脸蛋身子不成比例，不过就是因为不成比例，才好看了。王小二就去掏钱，三元钱，他有，他把信纸买下了。

早读课的时候，班长刘巧儿捧着语文书，大声地带读课文《骆驼和羊》。“骆驼长得高，羊长得矮。骆驼说长得高好。

羊说不对，长得矮才好呢。骆驼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高比矮好。羊说，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矮比高好。”

王小二也捧着语文书，但他没有跟读，王小二不喜欢这样大声读课文，他的眼睛落在那一沓信纸上，信纸放在桌上。“它们俩走到了一个园子旁边。园子四面有围墙，里面种了很多树，茂盛的枝叶伸出墙外来。”在刘巧儿唱歌般的带读声中，王小二突然有了要画画的念头。他把课本放下，拿过一张粉红信纸，他画名侦探柯南。柯南单腿跪在地上，左手按着左膝，右手举着一张卷成一团的纸。他画完柯南时，下课铃也响了。刘巧儿完成了任务，放下课本，探过头看着柯南。刘巧儿说：“王小二你又不读书了，我告老师去。”

王小二说：“我把柯南送给你，你要不要？”

刘巧儿说：“我不要，我不收别人的东西。”

王小二说：“我送你两张信纸你要不要？你看看，这么漂亮，你要不要？”

刘巧儿说：“我不要。”

王小二说：“那你不要告我行不行？”

刘巧儿想了想，同意了。刘巧儿说：“我不告老师去，你把这些纸给我看一看行不行？”

王小二连忙把信纸递过去，王小二说：“你看吧你看吧，挺好看的是不是？美丽人生，从曲美开始。”

信纸一共十二张，刘巧儿一张张地看着，直看到上课的铃声响起，班主任姜水英夹着教案本走进来为止。姜水英站在黑板前，双手撑着讲台，眼光从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边扫到左边。姜水英眼光这么扫来扫去，说明班上说话声、打

闹声还此起彼伏。姜水英不呵斥，不开口，她的眼光像收割机一样，从一张张脸上扫过去，说话与打闹声就随之消下去了。王小二赶紧把信纸收起来，放入抽屉，坐好。

那节课教的就是刘巧儿带读的《骆驼和羊》。王小二见过骆驼，见过羊，都在动物园里。是母亲蓝彩荷带他去动物园的，他记得自己还往骆驼嘴边递过一束草，叫它吃吧吃吧，可骆驼理都不理。动物园里的骆驼像是生了病，懒洋洋地卧在沙地里，眼角堆着结成硬块的眼屎，毛脱落得东一块西一块，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而动物园里的山羊，王小二只看一眼就走掉了，因为王小二觉得那只山羊小得跟兔子似的，一点也不好看。动物园里的骆驼跟羊不在一起，它们都活得有气无力的，不会为长得矮好还是长得高好辩来辩去，它们不会说话，它们懒得说话。

课文里面的那只骆驼背上好像顶着两个大大的鸡毛掸，下巴还有一大堆胡子，难看死了。羊更难看，瘦瘦的，嘴巴尖尖的，一看就是坏东西。王小二先给骆驼加了副眼镜，又在羊的头上画了顶尖帽子。画完之后，他觉得骆驼没那么难看了，羊没那么坏了，就扑哧一声笑起来。刘巧儿瞪了他一眼。刘巧儿上课从来不乱笑，不乱说话，更不做其他的事，刘巧儿挺着背，伸着头，双臂交叠放在桌上，随时准备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王小二想跟刘巧儿说话，但刘巧儿没理他。

王小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淡红色的那张信纸上，有一个大头大脑的小女孩坐在地上，双手握在胸前，专注地认真地看着前方。她有点像刘巧儿哩。“亲爱的刘巧儿……”王小二就这样写下去了。

王小二并没有想到自己能写出这么多字。他给母亲写信都只有两句话：“妈妈，我很想你。”然后在旁边画上一些皮卡丘、奥特曼或者美少女之类的漫画。蓝彩荷接到信总是马上打来电话，蓝彩荷先是说小二很了不起，小二会写信了，然后蓝彩荷也要反复地叮嘱：“下回给妈妈多写点话来，一定要多写点话，什么话都行。”王小二答应了，王小二说：“好吧。”可是他对着信纸却写不出来。谁想到，他现在竟写了这么多，句子一句接一句的，所以他很有成就感，挺高兴的样子。

刘巧儿手用肘捅捅他：“王小二，认真听课！”王小二冲她耸耸鼻子伸个舌头，并不停下来。刘巧儿又捅捅他：“王小二，你干吗呢？认真听课！”王小二又做了个鬼脸，还是没停下来。刘巧儿就把手一举：“老师，王小二又不认真听课了。”

王小二看到姜水英眉头皱了一下，但她继续讲着课。姜水英说：“骆驼和羊听了老牛的话，会怎样想怎样说？你们用自己的话写下来，怎么想就怎么写。还有就是把今天学的生字抄写两遍。明天早上上课前把这两个作业交给小组长。”

这时，下课铃响了。

王小二总是第一个从椅子上跳起来的人，姜水英一叫下课，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提提裤子，喊道：“中国电视报，生活真需要！”

姜水英在讲台上收拾着书本，她瞪过来一眼：“王小二啊，你是不是又要我把你带到办公室去？”

王小二头一仰，大声回答道：“不是！”

姜水英说：“不是你就给我老实点！”

王小二头再一仰：“好——！”

王小二一边答，一边开始折纸飞机，他把写了一半的信左一弯右一弯地折成飞机，然后往嘴里呵了一口气，手臂一甩，丢了出去。纸飞机在空中晃晃悠悠转了两圈，就一头往下栽。男生们凑成一团，手臂都在空中，还往上跃起抢纸飞机。王小二跃得比谁都高，第一次没丢好，他想再丢一次。但纸飞机拐个弯，向讲台滑去，颤颤摇晃几下，猛一跌落，戳到了姜水英的脸上。“噢——！”男生们喊着。“噢——！”王小二也喊着。王小二接着又喊一句：“飞云进万家，安全你我他。”

王小二没想到姜水英把纸飞机展开后脸色会变得那么难看。姜水英把那些字上上下下看了几遍，然后抬起头，盯着王小二看了很久，突然厉声喝道：“王小二，你给我过来！”

三年前蓝彩荷与王大一有过一次关于王小二的对话。

三年前王小二读到幼儿园大班，前面两颗门牙不知去向，就这么公然豁着个洞，猩红的唇与粉红的舌隐约可见。王大一问：“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王小二真的是我儿子吗？”王大一吐字断断续续，脸上初起的皱纹时隐时现，恰如他犹豫不决、欲知又怕的心情。蓝彩荷记得自己柳眉往上一挑，眼睛先是瞪圆了，接着很快眯下来了，挑衅地也斜着：“你觉得不是吗？那就不是了。”王大一在蓝彩荷面前有好脾气路人皆知，纺织厂小出纳就是靠着这种百折不挠的好脾气才把工商银行的行花弄成老婆的。王大一看了王小二一眼，王小二的单眼皮下，稚气的眸子宝石般闪烁光芒。王大一说：“你跟我说个真话，只要是真话就行，我不会怪你的。”蓝彩荷冷着脸

不吭声，她的视线在桌上的梨子和苹果上停留片刻，终于找到了砸向王大一的武器。王大一来不及躲闪，梨打中他的脸，苹果打中他的腹。蓝彩荷咯咯咯酣畅地笑起来，笑得捧住肚子直不起腰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被优越感层层包裹的女人，放纵的、放肆的快乐总是说来就来。谁会想到呢，就是在这一刹那，蓝彩荷失去了某种东西，她的笑声成了铅锡般的东西，封住了王大一的嘴，王大一从此不再问起这个问题，从南方小城一直到北国哈尔滨。

蓝彩荷接到蓝大海电话的那天夜里，王大一不在家。

蓝彩荷知道王大一在哪里，王大一在肖虹那里。肖虹的房子和肖君住的房子都是王大一租的，王大一每个月花数千元分别为他的两个雇员解决了住的问题、吃的问题、穿的问题，然后还得再付一笔数目不小的工资。蓝彩荷还坐在南方小城的银行里忙忙碌碌地点着不属于自己的钞票时，王大一则热情如火地奔走在哈尔滨天寒地冻的大街小巷中，他到火车站取货，到邮电局汇款，到地税局纳税。然后等到店里打烊了，万家灯火也次第熄灭了，王大一就由着性子，凭着感觉，选择肖虹或肖君陪伴漫长的夜晚。王大一没想到日子可以过得如此自由自在而且有声有色，这样的日子就像一块新鲜出炉的面包，金灿灿地摆在面前，散发着扑鼻的芬芳。但是，忘记是一件比铭记更困难的事。王大一去斯大林公园看冰雕，一个男孩从冰道上迎面滑来，帽子围巾把脸遮得只剩下眼睛，那眼睛是和王小二一模一样的单眼皮；王大一去秋林公司买棉鞋，一个女人穿着长靴扭着细腰走得风姿绰约，那步态是和蓝彩荷一模一样的风骚。王大一还是不能忘记南方

的王小二和蓝彩荷。蓝彩荷打电话来，他随口哦哦两声就搁下了；蓝彩荷写信来，他看都不看就丢到一边。结果，蓝彩荷动身来哈尔滨了。蓝彩荷第一次来哈尔滨时根本没跟王大一打招呼，她坐着飞机突然来，找到南方洋装店，看到店里站着两个长腿、细腰、浓妆的北方姑娘，她说：“我找王大一。”两位姑娘先是凝神打量着她，又互相看着，然后同时用一种十分短促简约的语气问道：“你是谁？”又问：“你从哪里来的？”

蓝彩荷没有答，她觉得没必要回答。什么话都不必多说了，蓝彩荷转身回了南方，办了辞职手续。然后蓝彩荷第二次来哈尔滨时，就理直气壮地以老板娘的身份出现在南方洋装店里。她必须镇守在这里，必须像太行王屋一样醒目地挡在王大一与两位奔放的北方姑娘之间，截断他们的鸳鸯蝴蝶梦。

但事实上蓝彩荷已经根本无法做到了，王大一不是以前的王大一，王大一在哈尔滨的冰雪中，成了一条硬邦邦的冻带鱼。蓝彩荷试图烤暖他，蓝彩荷努力张开双臂，要把丈夫王大一揽进怀里来，使之融化，复苏，重新畅游。但是，她的胸怀对王大一已经构不成诱惑了，王大一畅游在肖虹与肖君之间，一到了蓝彩荷面前，就立即僵了。王大一不需要蓝彩荷来，也不希望蓝彩荷来，但既然来了也就来了吧，她来了，店里还多了个人手，至少财务可以管起来，蓝彩荷是吃这碗饭的，有她管着，王大一就腾出了时间。用这时间，王大一去找肖虹。

二十岁的肖虹明眸皓齿，笑声清脆，酒量无限。据说因体质不同，酒精在人体内分走血走肝走肾三种。走血者，脸

红；走肝者，脸青；走肾者，勤上厕所。肖虹属前者，王大一把她带到酒楼，一杯又一杯，一盞又一盞，直喝得面若桃花春意荡漾风情万种。然后王大一把肖虹送回去，然后王大一把肖虹送回去了。肖虹和肖君都是王大一把在上百个应征者中仔细挑选出来的，王大一把在秋林公司浅绿色的外墙上贴出店员的招聘启事，最显著的条件有二：一是健康，二是美貌。乍看起来这毫无新意，所有的用人单位都可以摆这两个条件，事实上，王大一把要求的健康是与“旺盛的生殖力”画了等号的。至于美貌，不言自明，王大一把主要就是冲着这个才来哈尔滨的，他无论如何也得让自己的后代具有不逊于王小二的眉清目秀。

“你给我生个儿子，我给你十万元，怎么样？”

“你肯不肯给我生个儿子？生的话我给你十万元。”

肖虹笑得几乎背过气去。肖君笑得脸涨得通红。王大一把在他们的笑声中看到了未来。

就是那天晚上，蓝大海打来电话的那天晚上，王大一把又住到了肖虹屋中，在酒气氤氲中，王大一把觉得自己已经扎扎实实地将种子播撒在肖虹美丽而健康的体内了。他心里弥漫着一种与老农相类似的踏实感，一扭头便沉沉睡去，鼾声酣畅。

蓝彩荷完全可以靠想象看到这个场面，所有的细节都可以纤毫毕现地看得清清楚楚。接完电话后，一直蓄在那里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了。这是一个正常女人的必然反应。她被自己的伤心所吞没。王大一把就暂且不论了罢，王小二才八岁，王小二在她的印象中还是个浑身都是奶香的孩子，她给王小

二喂饭，给王小二洗澡，王小二赤条条地在浴缸里兴高采烈地又蹦又跳玩着水，任由一双女性的手在他身上搓来搓去，一副浑沌未开的憨模样。可是她离开才两个月，王小二竟然就给女孩写信了。

蓝彩荷拨打起电话，一遍又一遍，她拨打的是王大一的手机，可是王大一却关机了。蓝彩荷其实知道肖虹的住处，她跟踪追查肖虹肖君住处的过程，就是她对哈尔滨这座总共只有百来年历史的移民城市熟悉的过程。本来她几乎已经下决心去肖虹那里找王大一了，她穿了大衣，戴了手套，缠了围巾，套了棉靴，到了门口，又一下子泄气了。她不是个柔弱的女人，从前的无数事实都证明了她有主见、有自信，还有一种超乎一般男人之上的勇猛果断，但是今非昔比，过去的日子已经像座冰山，眨眼间就消失在无边的大海中了，而她站在孤岛上，环顾左右找不到赖以依靠的东西。王大一不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这一点她早就十分清楚，她比谁都清楚，可是，目前这个不太好的男人正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蓝彩荷明智地意识到她现在不能跟王大一吵，不能像天底下所有做老婆的那样去肆无忌惮地争了，她在王大一最不成气候时给他做了几年老婆，那时候的王大一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情人，而现在，他渐渐变得什么都有了，她已经失去了跟王大一吵的机会与资本了。

蓝彩荷憋了几天，她憋得心里隐隐发痛。“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嘿嘿，洪湖又成了我的天地。”她记得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那个还乡复辟的狗渔霸是这么唱的。王大一这些日子估计也要唱了。蓝彩荷做梦没想到，狗渔霸的歌有一

天也能在王大一这样的人心里一遍遍得意洋洋地唱起。

但她最终还是把王小二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王大一听。王大一不能不知道，也不能不管一管。可是王大一却真的不想管，他仿佛听的是别人的故事，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闭着眼，叼着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蓝彩荷话音一落，他就站起来，伸了伸腰，说：“圣诞节快到了，我得去多进些货。哈尔滨这地方跟别处不一样，哈尔滨圣诞节过得跟洋人一样热闹，有多少东西都卖得掉，我得去进货。”

蓝彩荷说：“王小二怎么办？王小二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

王大一说：“羽绒衣从上海进，围巾从广州进，毛衣一直都是石狮的款式最漂亮，还是进石狮的货吧。”

蓝彩荷跺跺脚，大声说：“王小二怎么办？你儿子王小二！”

王大一静静地看了蓝彩荷一会儿，转开脸，对着墙壁说：“我儿子？哼，我儿子！”蓝彩荷愣了片刻，扑过来，抱住王大一，“你相信我，王小二真的是你的儿子！”

王大一推开她，王大一说：“我得去进货了。”然后，他拉开门，屋外一股冷风立即刀一样地灌进来。

蓝彩荷迎着风追几步，大声喊道：“大一！大一！”但王大一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小二很喜欢姜水英身上的味道，姜水英抹了香水，是玫瑰花的味道。王小二站在姜水英的身边，一口口重重吸着。王小二说：“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

姜水英问：“王小二你说什么？”

王小二说：“姜老师你身上很香啊。”

姜水英巴掌往桌上一拍，厉声道：“王小二啊王小二，你可真是不可救药了啊！”

王小二挠挠头，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姜水英。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笑。有个男老师说：“姜老师，你很厉害嘛，教出一个贾宝玉了。”

一个女老师马上接着说：“是不是可以去申报一个最小年纪写情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姜老师，你也会跟着出名哩。”

姜水英转过身，压低嗓子哧哧地笑，笑得又急又脆，好像她的笑已经蓄在那里很久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孔，水柱子一样喷射而出。她说：“哎，拜托，你们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但头再转过来时，她马上又不笑了，她像《笑傲江湖》里那个会变脸的余沧海一样，头一转，脸色和表情一下子就不同了。“王小二，”她揪住王小二的耳朵，把他拉近一些，“你得老老实实地说一说，为什么要给刘巧儿写信？”

王小二咧起嘴。耳朵很痛，姜水英以前都没把耳朵揪得这么痛。他头歪着，脚踏着，尽量把脑袋往上顶。“哎呀呀！”他叫道，“哎呀呀，哎呀呀！”

“你说清楚，为什么会写那封信？”姜水英手松开了，语气却加重了。

王小二揉着耳朵，很痛。他记得以前父亲王大一也经常揪他的耳朵，不过父亲揪耳朵从不当着母亲的面。父亲在他耳朵上揪一下，拧一把，嘴里咕噜一句什么。等到母亲出现时，父亲立即缩了手，走掉了。大部分大人都爱揪耳朵，这是王小二得出的结论，所以他无所谓，揪就揪吧，别揪得太

痛就行了。

可是这回姜水英真的把他耳朵揪得很痛，他用手揉着，越揉越痛。

这回好像很多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王小二从来没有被姜水英留在办公室这么久，姜水英甚至不让他再去教室。不去教室，不用上课，王小二很愿意，可是老呆在办公室，有什么意思呢？

办公室里很快就只剩下王小二，其他老师走了，姜水英走了。姜水英家就在教室后面那幢外墙涂成米黄色的教职工宿舍楼里。姜水英叫王小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姜水英让他老老实实地写检讨，她自己回家吃饭去了。吃过饭，收拾好家务，姜水英再来办公室时，王小二面前的那张纸上倒是多出了东西，但不是检讨，王小二不是写字，他画画，画了三个身材颀长的古代美女，分别注明“语老”、“数老”和“音老”。语文、数学和音乐王小二都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无所谓，就是美术课王小二也无所谓，王小二总是无所谓。

姜水英探头在纸上看了看，说：“好啊，我叫你干吗了？我叫你写检讨，不是叫你画画，你却一个字都不写！”

王小二仰着头问：“怎么写‘噜’？”

姜水英火蹿起来，她把桌子一拍：“你连情书都会写，检讨怎么就不会写？”

王小二说：“我不会写。”

姜水英说：“那好吧，你自己看着吧。这么屁大一点的人我要是都治不了的话，还当什么老师？你就耗着吧，慢慢耗着吧。”说完她坐下来，批改起作业。

王小二感到肚子饿，口也渴。他看看外面，天已经像块大黑布，把什么都遮住了。他说：“老师，我要回家去。”

姜水英头也不抬地说：“回家？想得美！回家干什么？”

王小二说：“我要看电视，我要看‘大风车’，我要看‘小神龙俱乐部’。”

姜水英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王小二，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王小二误解了她的意思，以为姜水英同意了，就把笔和纸放进书包，再把书包背起来，转身就走。

姜水英霍地站起，一抬手，把一本作业簿摔过来，吼道：“王小二，你给我站住！”

王小二问：“什么事？”

姜水英疾步走到王小二跟前，揪住他耳朵，又把他拖回到办公桌前。“你想回去？你那么容易就回去？好好在这儿呆着，呆到你家长来为止。都这么晚了，你家长还不来，再迟一些，你家长总要找来。你就等着吧你！”

可是那天，王小二的家长并没有来。七点，八点，九点，一直到姜水英看着手表，烦躁地站起坐下、坐下站起，王小二的家长还是没来。姜水英从二十岁当老师起，已经三十年过去，三十年里她领教过多少奇形怪状的学生，可是她没见过可以与王小二比肩的。请王小二的家长也看看这封情书吧，让他们也一起来瞠目结舌吧。可是王小二的家长没来。最后姜水英记起自己该回家吃逍遥丸了，逍遥丸正帮助她艰难度过烦人的更年期。她对王小二挥挥手说：“滚吧滚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姜水英决定去王小二家。这一班学生从一年级带到二年级，姜水英从来没去任何一个家中访问过。

家访？老一套了。那么多学生，访得过来吗？而每个家长却只有一个孩子，把他们叫到学校来既高效又简捷。可是，王小二的家长显然是叫不来了，王小二昨晚那么迟还在学校，换了别人，家长早就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赶来找孩子了，可是王小二的家长却安然不动，你还怎么指望这样的家长？姜水英在学生档案中找到王小二的家庭住址，她骑自行车找去。但王小二家铁门紧锁，问问邻居，邻居听说是老师，十分热心，先告诉她王小二父母都去哈尔滨了，王小二住在他外公家，接着又把王小二外公家的地址告诉姜水英。

姜水英找到王小二外公家时，已经接近中午。来开门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姜水英开门见山地问：“你是王小二的外公吧？”老人说：“我是蓝大海。”

蓝大海并没有把姜水英请进屋里的意思，他一只手按在门上，另一只手按在门框上。姜水英骑了这么一大会儿车，转来转去找了这么久，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姜水英可不想一直在门外站着，她把蓝大海的手推开，径自进了屋，在客厅的沙发坐下。

王小二也在客厅，王小二在看电视。姜水英进来，姜水英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王小二都没发觉。姜水英叫了一声：“王小二！”王小二扭过头一看，才吓了一跳。

那天姜水英跟蓝大海谈了近两个小时的话，主要是姜水英在谈，蓝大海在听。姜水英是饥肠辘辘离开蓝大海家的，而且她觉得嗓子生疼，火烧火燎地生疼。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口水也没喝到，却全力以赴地说掉了无数的话。

“你不要以为肖虹肖君会死心塌地跟着你。”蓝彩荷这么说。

王大一耸耸肩，哼了一声，王大一说：“我根本不要她们死心塌地。”

蓝彩荷闻到一股奶汁桂鱼的味道正从王大一嘴里呵出。王大一刚吃了俄式大菜归来，哈尔滨的一切如此合王大一的胃口，干瘦细高的王大一转眼间就被这里的啤酒、大面包和各种俄式大菜充填得像个真正的东北大汉。王大一现在惟一不称心的就是肖虹肖君的肚子了，两个二十岁姑娘的肚子却一如既往地扁平着。

王大一去上海进货，王大一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肖君一起去。上海那地方，灯红酒绿，有着人生最容易沉醉迷离的夜晚。王大一想换个环境，换种风情，他甚至想连肖虹也带去，然后凯旋的时候，能携着两具沉甸甸的肚子。王大一的理想曾经在两个从没有去过上海的女孩那里激起快乐的欢呼，呼声过后，王大一马上就冷静下来。店毕竟不能关呀，关了店他拿什么来供养这两个花朵似的女人？坐在工商银行高高的柜台后感觉良好地点了若干年钱的蓝彩荷，是不会站到柜台前去替王大一吆喝生意的，她放不下这个面子，吆喝不出口，她只管收钱和做账，那是她的老本行，是她与过去日子惟一的联系。

最后肖虹留在了店里，肖虹一点都不生气，有说有笑，生意也做得很勤，嘴巴还很甜，跑前跑后，一句句“蓝姐姐”地叫着。蓝彩荷也有过二十岁，二十岁的蓝彩荷刚刚招工进了工商银行，卧室的墙上横七竖八贴着姿势不一、表情同一的

高仓健，高仓健耷拉着仿佛永远没有睡够的单眼皮，居高临下俯视着年轻美貌的蓝彩荷。眨眼间，已经十七年过去了。蓝彩荷空洞地笑一声，问道：“你知道我跟王大一结婚多少年了么？”

肖虹说：“你们结婚的时候说不定我还没出生哩。”

蓝彩荷说：“没那么久。我们结婚十年了。”

肖虹说：“十年？这么久了。再过十年，我都三十岁了。哎呀呀，三十岁，想想都可怕啊！三十岁，那么老了！”

蓝彩荷说：“我二十岁时，看三十岁的人也觉得很老，可我现在都三十七岁了。我嫁给王大一那年，也不过二十七岁。你二十岁了，也不小了，准备嫁人了吗？”

肖虹说：“没准备。”

蓝彩荷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你应该趁年轻，找个好人家，订下终身。”

肖虹说：“蓝姐姐，你三十七岁说的话跟我五十七岁母亲说的一模一样。急什么嘛，正是因为女人的青春很短，才不要那么急着嫁人，是不是？男人有的是，青春却一去不复返。真要嫁的话，也不难，现成的。可我着什么急呀？”

蓝彩荷很想问所谓“现成的”指谁？可是她一犹豫，没问出口。这场对话之后，蓝彩荷心里越发没底了。她原来对自己的智商一直十分有把握，可是现在，她都不知道自信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滋味了。蓝彩荷的生活本来跟哈尔滨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生长在温暖湿润四季树木竞绿的南方小城，从出生到结婚到生下王小二，她脸上的笑容一直都是与南方明媚灿烂的阳光相映生辉，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笑容会冻结

在遥远而陌生的哈尔滨。所以她不喜欢这地方，从骨子里不喜欢。她不知道这里的人怎么就那么开心，男男女女都高高兴兴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都零下三四十度了，还有一大群人在冰结得比石头还硬的松花江上钻出一个窟窿，然后穿起花花绿绿的泳衣，有滋有味地冬泳，白乎乎的一堆肉丢进冰水，上来时每一块肉都红扑扑的直冒热气。冷啊冷啊，蓝彩荷在一旁看着浑身哆嗦。

是肖虹带蓝彩荷去看冬泳的，肖虹说她姑妈是冬泳队的一员。蓝彩荷把肖虹的姑妈想象成铁姑娘那种类型的人，可是到了现场，蓝彩荷顺着肖虹手指看去，竟看到一个矮小瘦弱的老妪。老妪在很煽情的广播声中，隆重登场。广播中喊道：“这是我们冬泳队的骄傲，肖丽琴老太太，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从年轻时就开始冬泳，持之以恒地坚持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啊，多么漫长的时光都流逝了，可她却痴心不改。现在她虽然年逾古稀却依然壮心不已，仍然奋勇跃入刺骨的冰水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严酷的大自然斗。”

肖虹很兴奋地举起手。“姑妈，姑妈”地叫了几声，可是她年轻的声音被广播喇叭完全淹没，她年轻的脸孔也敌不过姑妈皱纹纵横的老脸，在场的人谁也不看她，而是看她姑妈。她姑妈披一条彩色浴巾，趿一双塑料拖鞋，明星般向众人扬扬手，然后登上冰块垒成的跳台，卸了浴巾与拖鞋，一举手，一蹬腿，跃入水中，往前游了十多米，迅速上岸，进入一旁简陋的丝丝往外冒热气的小木棚中。

再从小木棚中出来时，肖虹姑妈已经换上了棉衣棉裤棉帽棉靴，一条大围巾还从脖子一直绕到脸上，只露出一双眼

睛在外面。肖虹跑过去拍拍她，喊道：“姑妈！”

老姬抬眼看看，模糊不清地哼哼一声，就走了。她走得很慢，是与她这种年龄相吻合的小心翼翼，刚才跃入冰水中的飒爽踪迹全无，判若两人。蓝彩荷觉得老姬现在这个样子才有真实感，一个真实的被生活磨去所有激情与乐趣的老姬。肖虹说：“我姑妈年轻时可不是这个样，她被丈夫抛弃了，而她儿子因为强奸妇女、打架斗殴被判了刑，在牢中又闹事，杀了一名狱警，结果被枪毙了。从那时起她的性格就一下子大变。只有在冬泳时才会有些以前的样子。”

蓝彩荷突然一阵心慌气短，她喘几口，问道：“你会为王大一生儿子吗？”

肖虹说：“我才二十岁，生儿子干吗？”

蓝彩荷说：“那么肖君呢？肖君会替王大一生个儿子吗？”

肖虹呵呵笑着说：“肖君？肖君凭什么要为王大一生儿子呀？”

蓝彩荷说：“那你们跟着他干吗？”

肖虹说：“有吃，有穿，有住，有花，挺好的。”

蓝彩荷想了想，又问：“我的儿子王小二，知道吗？”

肖虹说：“不知道。”

蓝彩荷说：“我的儿子王小二，王大—从来没向你提起过？”

肖虹说：“没有。”

从冬泳场回来，蓝彩荷就给父亲蓝大海打去电话。她说：“爸，王小二这样下去可不行，再这样下去他非走到邪路上不可。”

蓝大海说：“你现在也知道说这话了？嗨，你现在才知道我看是太迟了。”

蓝彩荷说：“爸，王小二现在身边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你要好好管着他，你不管他他可怎么办？”

蓝大海说：“我管？我管得了吗？”

放下电话，蓝彩荷就开始收拾行李，她得回去一趟了。她本来觉得应该告诉王大一，说自己回家一下，管管王小二，时间不会太久，过那么三五天、七八天的，就会再来哈尔滨。可是她拨王大一的手机，关机。从动身去上海的那一天起，王大一的手机始终都是关着的。

那天去家访时，姜水英挎包里装着王小二的周记本。从这学期开始姜水英要求学生写周记，没有主题，不定题目，写自己最熟悉并且感受最深的东西。

“我回家看了电视，我很高兴啊。”这是王小二的第一篇周记。

“电视很好看，我很高兴啊。”这是王小二的第二篇周记。

王小二其余的周记也都跟电视有关，最后一句也都归结到“我很高兴啊”！

姜水英在蓝大海家里目睹了王小二坐在电视前的情形，王小二没有说假话，他确实很高兴。那天他看的是《灌篮高手》的VCD，他肯定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总是抢在剧中人物开口之前把对话说出。湘北队红头发的樱木花道投进一球，王小二先喊道：“太棒了，樱木太棒了。”然后樱木喜欢的女生晴子“太棒了，樱木太棒了”的声音才响起。樱木花道的对

手流川枫投进一个球，崇拜流川枫的女生们也比王小二慢半拍才喊出：“流川枫，我爱你！流川枫，我爱你！”

姜水英在与蓝大海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就反复提到王小二看电视的问题。王小二为什么会说那么多的广告语？因为王小二总是坐在电视前。必须制止王小二，制止王小二老是坐在电视前。王小二老是看电视，所以王小二才会给女生写信。

蓝大海一直默默地坐着，眼睛看着别处，偶尔似是而非地“啊，噢”几声。

姜水英挺不高兴。老师当到现在，正是最被崇敬与爱戴的时候，虽然那些有钱或者有权的家长并没有由衷地把老师当一回事，可是他们都不得不在老师面前弄出崇敬与爱戴的样子来。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让老师翻了身，有钱或者有权的人把自己的独生子女交给老师，他们不弄出崇敬与爱戴的样子都不行了。可是这个蓝大海，他却爱理不理。姜水英说：“这样下去，这个王小二就不可救药了。”

蓝大海说：“噢。”

姜水英说：“不管怎么样，你毕竟是他的外公。他父母不在家，你得好好管管他。”

蓝大海说：“噢。”

姜水英离开蓝家很久以后，还在琢磨着蓝大海的表情。蓝大海脸上其实什么表情也没有，正是因为没有，他的表情才格外耐人寻味。姜水英后来问王小二，是在课间的时候问：“你外公是你的亲外公吗？”

王小二答道：“外公是我的亲外公。”

姜水英又问：“你母亲是你外公的亲生女儿吗？”

王小二答道：“我母亲是我外公的亲生女儿。”

这样的对话是无法将姜水英心中的不解溶化掉的。她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王小二所能解释得清的。王小二会写情书，但王小二再早熟也才八岁，八岁的孩子怎么弄得清上一辈人的是非恩怨？姜水英觉得自己挺善解人意的，她也爱这些孩子。学生是一茬茬地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然后毕业走了，从此杳无音信。长大后他们就是再有良心的，再懂得感念师恩，记住的也只是中学和大学的老师。可是即使是这样，姜水英也仍然爱着他们。所以，姜水英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的次数扳着手指都已经数不过来了。优秀教师姜水英望着王小二，心里涌起了治病救人的责任感与神圣感。那封信之后，王小二已经不跟刘巧儿同桌了，刘巧儿那对下岗后在学校附近菜市里卖豆腐的父母亲轮番到学校里找姜水英，也找了校长，他们情绪激动，语调尖厉，以一连串难以驳斥的理由坚决要求给刘巧儿调座位。刘巧儿学习那么好，表现那么好，刘巧儿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前途无量的好孩子，怎么能跟王小二坐在一起？怎么能再受王小二的坏影响？刘巧儿母亲身上脂肪显然比正常人多出数倍，刘巧儿母亲情急之下居然说出一句很不合适的话，她说：“这个王小二，简直是个不要脸的流氓！”她这话是在班上说的，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说的，王小二听到了，刘巧儿听到了，大家都听到了。大家还看到，刘巧儿母亲说话的时候，身上多余的脂肪随着她吐出的每一个音节而一颤一颤的。她的确很愤怒，脸上红通通的，浑身的血随时可能喷出皮肤的样子。她逼近几

步，指着王小二的脸说：“你给我好好听着，如果你再敢耍流氓，我就打 110 报警！”

王小二说：“保护好身材，减肥更重要——大印象减肥茶。”

王小二如果不说这话，刘巧儿的母亲已经打算走了，可是王小二一说，刘巧儿母亲一股更汹涌的血又冲上了脑门。她扑过来，向王小二扑来。王小二一闪身，可惜来不及了，只觉得左脸一热，接着右脸一热。刘巧儿母亲的两个巴掌结结实实地落在他脸上。刘巧儿母亲骂道：“你这个有人养没有人教的野种，你这千刀万剐的二流子！”

王小二眼泪出来。王小二哭了。好痛啊，比姜水英揪耳朵还痛啊。

有人跑去叫来姜水英，姜水英沉着脸，很严肃地呵斥着刘巧儿母亲，“这里是学校，不是你家，也不是你的豆腐摊！”

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做出傻事，比如刘巧儿的母亲。刘巧儿母亲以前对姜水英一直恭恭敬敬的，甚至还做出接近于点头哈腰的动作，可这次，却突然不点头不哈腰了，她对于王小二说话的大嗓门产生了惯性，延续到对姜水英说话上，“你们学校都是怎么教学生的？啊？我那么辛苦挣点钱，把女儿送到这里读书，你们学校却把流氓跟她放在一张桌上！我告诉你们，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这条命就豁出去了，我就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

姜水英显然被这种阵势弄蒙了，她站在那里，怔怔地不知所措。但她毕竟当了三十年教师，毕竟见过一些小世面，怎么也不会被一个卖豆腐的吓住的，所以，她很快回过神来，一

把揪住刘巧儿母亲的胳膊，厉声道：“你给我出去！你是刘巧儿的妈，刘巧儿以后还要在这里读书，你这么吵吵闹闹的不觉得丢她的脸吗？有事出去说，摆出道理来，别像个泼妇似的。你看看刘巧儿，你简直让她也脸面扫地了！”

刘巧儿母亲回头看看女儿，刘巧儿果然已经趴在桌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一瞬间，刘巧儿母亲一下子软下来，她说：“巧儿别哭别哭，妈这就走这就走。”

姜水英说：“你给我快走，以后也别来了！太不像话了！”

很明显，姜水英对刘巧儿母亲挺恼火的，连校长后来知道了也气得不行。哪有这样子的家长，简直太放肆，太不把学校放在眼里了。可是，姜水英对刘巧儿母亲恼火、校长对刘巧儿母亲生气并不等于他们都已经站在王小二一边了。姜水英最后还是把王小二调了位子，调到最后一排，不安排其他人同桌，王小二自己一个人坐。调过之后，姜水英还特地在校长做了汇报。校长说：“这样的学生，严管是必要的，你要多想些法子。这么小就写情书，这个苗头不压下去，学校不乱了套了？”姜水英像个乖女孩一样低眉顺眼地站在校长面前，说出很铿锵的语言让校长放心。回到班上，姜水英让王小二脱下红领巾，两个星期都不能挂上。姜水英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先烈的鲜血染成的，你现在表现这么差，玷污了先烈，不要挂了。你努力改正，改正了就是好孩子，那时再挂吧。王小二啊王小二，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王小二说：“泻痢停泻痢停，痢疾拉肚请服泻痢停！”

马上有人学着赵本山的腔调接下去说：“噢，都知道啊！”

王小二哈哈笑着，班上男生女生哈哈笑着。站在讲台上

的姜水英不笑，她的脸皮成了第二块黑板，阴沉沉地挂在上方。她说：“王小二，你给我站起来！”

王小二应声起立，仰着下巴，耸着肩膀，胳膊夸张地紧贴身子。

姜水英说：“你给我站到讲台旁来！”

王小二迈着正步，一二一走到讲台旁。姜水英说：“你厉害，你很有本事，很了不起是不是？那好吧，这节课就交给你，由你上吧，你念广告吧，把你知道的广告都念出来。哦，念啊，你念啊。”姜水英在王小二肩膀上推了推，下手很重，王小二没有防备，趑趄了两步。全班同学都兴奋地伸长脖子，他们看到突然之间王小二脸开始发红，发青，发白，王小二慢慢变得不像平时的王小二了。姜水英说：“现在不吱声了？哑巴了？你念呀，念你的广告呀，让大家欣赏欣赏！”

王小二嘴巴两角向外咧开，王小二眼里有了泪水，泪水瞬间就从高耸的鼻梁两侧往下流，或进了嘴，或经过嘴角抵达下巴，两滴滴嗒嗒滚落到红领巾上。姜水英再次推了他一下，姜水英说：“皮这么厚的人，也会哭啊？”

王小二头一仰，大声说：“我怕蟑螂我怕老鼠。”

蓝彩荷重新回到她熟悉的南方小城，重新看到她朝思夜想的儿子王小二。可是王小二跟她记忆中的那个王小二不一样了，王小二脸是黑的。

王小二眼睛小，但皮肤却是白的，走在路上总有人伸手在他脸蛋上一摸，说：“这孩子皮肤多好，白得跟雪一样。”王小二就会回答：“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但是现在，王小二

的脸已经不像雪了，而像是雪上搁着两块不规则的煤饼。刘巧儿母亲左一下右一下甩了王小二两巴掌后，王小二脸先是红了，接着青了，再接着就泛出黑中带紫的淤痕了。

蓝彩荷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她的儿子王小二离开她才两个多月，也就是七八十天的时间吧，怎么就成了一个旧社会的苦孩子？这是需要一个解释的。她先向蓝大海要解释，蓝大海咳两声，吐一口浓痰，然后说：“还是问你自己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不要一错再错。你去哈尔滨干什么？你把王小二丢在我这里干什么？”

蓝大海说得理直气壮，说得不胜其烦。蓝大海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蓝大海十六岁就参军，跟随部队从淮海一路打到这座南方城市，然后又去了朝鲜，然后又回到这座南方城市。蓝大海穿了一辈子军装，最后脱了军装，成了南方小城一个普通的市民。如果不是因为蓝彩荷，蓝大海肩上至少多出一个“豆”。蓝彩荷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彩荷一出生，差点就使她母亲倪铁梅死在产床上；“文革”中蓝大海军宣队做得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给他妻子倪铁梅一封诉说对大好革命形势有几分不解的信又被蓝彩荷拿去叠纸片，结果落入军宣队队长之手。蓝大海不喜欢女儿蓝彩荷，蓝大海的妻子倪铁梅则不喜欢蓝彩荷的丈夫王大一。蓝彩荷第一次把王大一带回家时，倪铁梅就横眉竖眼，“这个人看上去不地道。”这是倪铁梅的第一个评价。“这个人有陈世美相。”这是倪铁梅的第二个评价，倪铁梅还特别不满意王大一作为一个小工厂出纳员的身份，她问蓝彩荷：“你干吗不当戴安娜，却要当七仙女？”蓝彩荷说：“我就是要当七仙女，我就是不当戴安娜！”

蓝彩荷与王大一结婚的那天夜里，倪铁梅脑溢血死了。在朝鲜上甘岭，小护士倪铁梅曾救过小战士蓝大海的命啊。什么叫生死与共？什么叫血肉相连，倪铁梅一死，蓝大海就生不如死了。养一个女儿干什么用呀，蓝彩荷生来好像就是为了与父母过不去的。蓝彩荷为了去哈尔滨，为了把王大一守住，竟又将儿子王小二丢给蓝大海。蓝大海凭什么要侍候蓝彩荷的儿子王小二？蓝大海在自己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大房子里拣一间小房让王小二自己住去，给他饭吃，唤他早起，他已经烦不胜烦了。

蓝彩荷只好去学校，找姜水英要解释。

姜水英刚刚上完一节课回到办公室，正坐在那里喘着气。从前她可以一个上午连上四节课，可以不停地讲话也仍然声音清脆，可现在，说着说着，就觉得一口气接不上来，胸闷，头晕。三十年来姜水英几乎年年都是先进或者优秀，这些先进或优秀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成为姜水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可是今年因为一个王小二，她就既不先进也不优秀了，她失去了阳光，失去了空气，失去了水，于是整个人就蔫了，像棵枯草一样萎靡着。这时候蓝彩荷来了，蓝彩荷不是一般地来，而是带着一肚子怒气来，那些怒气其实不是单一的，也不都是新长出来的，怒气来自多方面，怒气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中就一点点地囤积在那里了。生命是个有限的容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或者之重的内容，就包括怒气。蓝彩荷觉得自己快要被肚子里的怒气憋死了，她必须找一个发泄口。可是，到了学校，站在了姜水英面前，蓝彩荷使用的却是连她自己都十分惊诧的口气说道：“姜老师，对不起，王

小二给您添麻烦了。”

姜水英看到蓝彩荷脸上有着真诚而谦恭的微笑，但这样的表情已经无法打消姜水英心中的不快，她说：“你这孩子心理有问题，知道吗，心理！”姜水英把食指像剑一样指向自己的心窝。八岁的孩子，每天晚上得背着电视广告才能入睡，因为他怕蟑螂怕老鼠，蟑螂和老鼠每个孩子都怕，可是王小二怕得跟别人不一样。姜水英相信只有她这样的教师才可能最终了解到这一点，没有对这个职业的崇敬感与责任感，肯定不会从一句微不足道的话语中发现问题，然后进一步了解下去。王小二……王小二……王小二……姜水英是用一种比平时说话快三倍的速度说起王小二的，她发现这样的倾倒十分有助于心情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她越说越起劲，越说速度越快。等到她终于把“如果不严加管教，王小二将来不堪设想”这个结论说出来后，竟重新有了心旷神怡的轻松愉悦感。

蓝彩荷是眼睛发直、脚步踉跄着离开学校的，眼前老是有个步履蹒跚的老妪身影晃来晃去。那天夜里蓝彩荷没有睡着，第二天夜里蓝彩荷还是没有睡着。第三天，蓝彩荷做出了决定，她给王大一打去电话。

王大一已经从上海回到哈尔滨，王大一是一个人回去的，肖君留在了上海。王一带肖君去跟服装厂老板谈生意，谈着谈着，服装厂老板的眼珠子渐渐滑走了，落到肖君的身上，然后肖君又坐进老板的凌志车内，呼啸而去。上海至哈尔滨的飞机降落后，一脸倦意的王大一打开了手机，就在这时，蓝彩荷的电话打进来了。

蓝彩荷说：“我不再去哈尔滨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吧。”

蓝彩荷说：“离开哈尔滨前，我把你账上的钱转了三十万存到王小二的名下，用来抚养王小二长大成人。”

蓝彩荷又说：“王小二肯定是你的儿子，你不认也不行。你不认他，他长大后成了流氓恶棍，我保证让他杀的第一个人就是你王大一！”

回到南方小城，蓝彩荷就重新回到了从前，自信、利索、果敢，诸如此类的品性源源不断地在体内每一寸肌肤中复苏着、激活着。蓝大海从遥远的北方来，而蓝彩荷却出生在这里，她在这个南方小城里生长了几十年，扎下了根，生出了叶，开出了花，只有回到这里她才是原来的蓝彩荷。她带着王小二搬回到自己的家，她的家是几年前银行集资建的，一百三十八平方米，地下有温泉，顶上有卫星接收器，多好的日子，多好的生活，阳光从落地窗中自由放纵地射入，丝丝缕缕都是沁人心脾的温暖，干吗还要去天寒地冻的哈尔滨接受王大一的冷眼？她把王小二搂在怀里，王小二睡着了，像猫一样柔顺安宁，呼出的热气一口口富有质感地落在蓝彩荷的脖子上，有点暖，有点痒。

三天后，王大一打来电话，蓝彩荷印象中这是王大一去哈尔滨的两年中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王大一在电话中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他想做DNA检查。与之有关的是，王大一还提到他刚从报纸上看到的另一种说法，即眼皮虽属显性遗传，却也不见得父母是双眼皮的，子女就百分之百双眼皮，也会有出生时是单眼皮，长大成人后才变成双眼皮的。王大一的意思是，王小二才八岁，还没有长大成

人，所以眼皮也单得有几分理由，如果王小二确实是他的儿子，他愿意一切重来，愿意变本加厉地补偿王小二。

蓝彩荷拿着话筒斟酌着，她说：“我考虑一下。”

王大一再打来电话时，蓝彩荷终于说了一句：“好吧，查吧。”

查的结果是，王小二是王大一的儿子，千真万确。

现在轮到王大一的生命出现了不能承受之重了，他跪在蓝彩荷面前，几乎泪水滂沱痛不欲生。这样的情形是蓝彩荷多年前曾经十分熟悉的。蓝彩荷板着脸，她刚刚文了眉，绣了唇，烫了睫毛，尽管她愚蠢地把自己的天然美丽逐一破坏掉，成为大众化、标准化的通俗美丽，可她毕竟是美丽的。世间的事并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是近两年辛酸生活告诉蓝彩荷的。一切重来？嗨！蓝彩荷坐在椅子上，叉着手，抖着腿，她的表情与动作都明白不误地传达着这样的意思：我不愿意。

王小二也不愿意。王大一说：“小二，你转学到哈尔滨好不好？哈尔滨有冰灯，有冰雪大世界，可以坐雪橇，可以滑冰，太好玩了。”王小二头摇得像拨浪鼓，王小二说：“可是哈尔滨有我班上的同学吗？”王大一说：“你可以有新的同学。”王小二说：“新新鲜鲜李子园。”王小二又说：“我不要新同学，我就是喜欢现在的同学。”王大一说：“哈尔滨有电脑，我教你打游戏，《樱花大战》、《帝国时代》、《大富翁》，很好玩的。”王小二说：“《樱花大战》、《帝国时代》、《大富翁》我在同学家里都玩过了，我不去哈尔滨。”

王大一觉得关键的问题就在蓝彩荷身上，蓝彩荷如果去了，王小二就肯定可以一起去。蓝彩荷从鼻腔中发出一声“哼”，蓝彩荷说：“你不是说王小二不是你儿子吗？他是野狗的儿子，是野汉的儿子！你就省省吧王大一，你给我滚吧，滚到哈尔滨去，滚到冰天雪地去！你反正本事大着哩，你就再去生你自己的儿子吧！”

王大一老老实实在地站着，他提醒自己要重新学会适应蓝彩荷的感叹句。

蓝彩荷说：“DNA？简直太侮辱我人格了！我为什么最后还是同意做DNA？因为我得为自己讨回清白，得为王小二讨回公道！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

王大一还是老老实实在地站着，他发现重新适应蓝彩荷的感叹句并不难。

蓝彩荷说：“你看看王小二这些年受了多大的罪？他被自己的父亲恨了八年，这两个多月他连母亲都见不到，每天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被蟑螂老鼠吓得半死，得一遍遍不停地背着电视广告，白天又孤零零地坐在班上的最后一排，每个学生都在取笑他，每个老师都不理不睬他。他被人打了两巴掌，脸都打黑了。他被人骂成流氓，骂成野种，骂成千刀万剐的二流子，在全班那么多同学面前骂啊，你想想看吧王大一，王小二才八岁啊，他以后怎么做人？！”

王大一站不住了，他终于跳起来，脸红脖子粗，“他妈的长江小学！他妈的姜水英！他妈的刘巧儿！”DNA检查之后，王大一第一次使用这么粗亮的嗓门，第一次拉开袖子开口骂人。不骂不行了，他自己的儿子欺侮也就欺侮了，怎么也轮

不到别人来欺侮啊？别人，嗨，别人，别人欺侮了王小二是要付出代价的。王大一说：“我要告学校，我要告刘巧儿父母！我把他们告上法庭，为王小二出这口恶气！”

蓝彩荷眼睛一亮。“好！”蓝彩荷叫了一声，“你去告，你告胜了，我就带着王小二跟你一起去哈尔滨。”

王大一说：“你说话算数？”

蓝彩荷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我当初答应嫁给你，结果我母亲不同意，我也还是嫁给了你。我把我妈都气死了，也还要嫁给你，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想了想，蓝彩荷又说：“我们不告长江小学，长江小学是单位，单位是难告了，他们上面的上面，有无数的关系。我们告刘巧儿父母，刘巧儿父母是卖豆腐的，他们就是有关系，也只到卖黄豆或者卖豆腐皮的那一层，就告他们！”

王大一说：“这样的事其实告也告不出什么名堂的，无非是吓吓他们，让他们赔点钱。我们说定了，告了之后，你就带着王小二跟我一起去哈尔滨。”

蓝彩荷说：“是，我和王小二就跟你去哈尔滨，我们去哈尔滨看你表演怎么泡妞，怎么播种撒籽制造新一代。”

王大一说：“我是畜生，我猪狗不如！不过肖君已经跟别人走了，我竹篮打水。肖虹我给她一点钱，她肯定也会走。我们告了状，就带着王小二一起去哈尔滨。”

两天后，王大一一果然以王小二的名义把一张状纸递到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要求公开道歉。

递个状纸并不是已经在商海中锤炼了两年的王大一一惟一要做的，他还去了菜市场，背着手站到豆腐摊前。刘巧儿母

亲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来了新顾客，笑吟吟地迎上来，躬身问道：“您要买几块豆腐？”

王大一说：“我全买下，包括你也买下。”

刘巧儿母亲凝神看看对方，终于明白来者不善。她马上用一片阴云遮去脸上的笑容，手叉到腰上。她说：“买我？好啊，买吧，老娘正嫌自己库存太久了哩！”

王大一哈哈笑起：“你能值几毛钱？这一身肥肉能值几毛钱？要买我买刘巧儿吧，八岁的小丫头水灵。”

刘巧儿母亲脸刷的白了，舌头也打起了结：“你，你，你，你要干什么？”

王大一说：“明人不做暗事，我是王小二的爹，你打了王小二，骂了王小二，你打痛快骂痛快了，现在轮到我了。”

刘巧儿母亲慌乱地左顾右盼，说：“我、我老公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你你你能不能跟他说？”

王大一说：“是你打了王小二，骂了王小二，跟你老公什么关系？”

刘巧儿母亲说：“要打你打我，要骂你骂我，不关刘巧儿的事。谁叫你家王小二乱写情书了？刘巧儿名誉都被搞坏了。总之不关她的事，你不要害她！”

王大一咬着牙，重重地从牙缝中吹出一口气，再一扬手，将叠在一起的七八板豆腐一古脑掀掉，然后背起了手，悠哉踱着步，走了。

法院民事庭很快也接到了刘巧儿父母的状纸，告王大一纵容儿子骚扰幼女，告王大一破坏他人的财产，告王大一威胁公民人身安全，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要求王大

一保证以后绝不再侵犯刘巧儿一家。

法院分别找了双方，双方都不愿调解，各说各的理由，情绪比赛似的激愤。于是就把他们同时请到法院，大家面对面坐下来，好好协商解决。

协商是在一间普通房间里进行，法院还是与人为善地进行调解。不就是针尖大的事嘛，何苦弄得这么复杂？王大一说：“不行，我们就是要告，告到他们赔偿道歉为止！”刘巧儿母亲说：“我们一定要告到底，告到他们把钱赔给我们为止。”

屋里的吵闹继续进行着，转身一看，一同前来的王小二不见了，刘巧儿也不见了。

法院为了迎接年终精神文明检查评比，正重新粉刷门面，墙上搭着脚手架，地上堆着沙土。王小二和刘巧儿一起，正蹲在沙堆上挖洞。王小二说：“我挖的洞比你深！”刘巧儿说：“我挖得才深哩。”王小二说：“情深深雨濛濛。”刘巧儿说：“情深深雨濛濛的歌是赵薇唱的。”王小二说：“谁不知道赵薇呢？赵薇还是还珠格格。”

大人们从屋里出来找，蓝彩荷叫道：“王小二，你给我过来！你跟那种人玩什么？”

刘巧儿母亲也喊道：“巧儿，快过来，他是什么东西你还跟他在一起玩！”

法院挺不耐烦的，扬扬手说：“算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先回去。”

王大一向沙堆走去，脚步很急，还有点乱。刘巧儿母亲一怔，抢先跑过去团团护住了刘巧儿，仰着头，母狼一样警

惕地盯着王大一。蓝彩荷也跑，跑了几步又停下了，她看到王大一在王小二面前蹲下，双手夹住王小二的胳肢窝，托起，小心地仔细地把沾在王小二眼皮上的沙子拨掉，又凑近嘴，吹几口。然后，王大一原地转了身，揪住王小二的双手，拉起，背着，慢慢走了。